

卷八

書名 陽明先生文錄十七卷 嘉靖二十六年張良才重校刊本
 撰者 明 王守仁 撰
 卷 卷八
 內容分類 集-別集-明中葉
 索書號 集部-別集-7-28-1
 編號 D7431500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一

書一
 始正德已
 巳至庚辰

與辰中諸生 巳巳

謫居 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
 以爲喜又遽爾別去極快快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
 一 衆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謹
 友 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
 道 者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
 臆墮無立反爲斯道之梗諸友宜以是爲鑒
 華務於切已處着實用力前在寺中所云靜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43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別集-7-28-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陽明先生文錄十七卷 嘉靖二十六年張良才重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八

說雜著

由說字貞夫說 乙亥

由生說常太保康敏公之孫都憲敬齋公之長子也
 敬齋賓予而冠之昨既醮而請曰是兒也嘗辱子之
 門人辱臨其冠敢請字而教諸曰字而教諸說也吾
 何以字而教諸吾聞之天下之道說而已天下之說
 真而已乾道變化於穆流行無非說也天何心焉坤
 德闔闢順成化生無非說也坤何心焉仁理惻怛感
 應和平無非說也人亦何心焉故說也者貞也貞也

真貞誤

者理也全乎理而無所容其心焉之謂貞本於心而無所拂於理焉之謂說故天得貞而說道以亨地得貞而說道以成人得貞而說道以生貞乎貞乎三極之體是謂無已說乎說乎三極之用是謂無動無動故順而化無已故誠而神誠神剛之極也順化柔之則也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之時義大矣哉非天下之至貞其孰能與於斯乎請字說曰貞夫敬齋曰廣矣子之言固非吾兒所及也請問其次曰道一而已孰精粗焉而以次為君子之德不出乎性情而其至塞乎天地故說也者

情也貞也者性也說以正情之性也貞以說性之命也性情之謂和性命之謂中致其性情之德而三極之道備矣而又何二乎吾姑語其略而詳可推也本其事而功可施也目而色也耳而聲也口而味也四肢而安逸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或過也貞而已矣仁而父子也義而君臣也禮而夫婦也信而朋友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不致也貞而已矣故貞者說之幹也說者貞之枝也故貞以養心則心說貞以齊家則家說貞以治國平天下則國天下說說必貞未有貞而不說者也貞必說未有說而不貞者

也說而不貞小人之道君子不謂之說也不僞則欲
不佞則邪奚其貞也哉夫夫君子之稱也貞君子之
道也字說曰貞夫勉以君子而已矣敬齋起拜曰子
以君子之道訓吾兒敢不拜嘉顧謂說曰再拜稽首
書諸紳以蚤夜祗承夫子之命

劉氏三子字說

乙亥

劉毅齋之子三人當毅齋之始入學也其孟生名之
曰甫學始舉於鄉也其仲生名之曰甫登始從政也
其季生名之曰甫政毅齋將冠其三子并問其字於
予予曰君子之學也以成其性學而不至於成性不

可以爲學字甫學曰子成要其終也學成而登庸登
者必以漸故登高必自卑字甫登曰子漸戒其驟也
登庸則漸以從政矣政者正也未有已不正而能正
人者字甫政曰子正反其本也毅齋起拜曰乾也旣
承教豈獨以訓吾子

題湯太衍

殿試策問下

壬戌

士之登名禮部而進于天子之廷者天子臨軒
而問之則錫之以制皆得受而歸藏之於廟以輝榮
其遭際之盛蓋今世士人皆爾也冊陽湯君某登弘
治進士方爲行人以其嘗所受之制屬某跋數

也說而不貞小人之道君子不謂之說也不偽則欲
不佞則邪奚其貞也哉夫夫君子之稱也貞君子之
道也字說曰貞夫勉以君子而已矣敬齋起拜曰子
以君子之道訓吾兒敢不拜嘉顧謂說曰再拜稽首
書諸紳以蚤夜祗承夫子之命

劉氏三子字說

乙亥

劉毅齋之子三人當毅齋之始入學也其孟生名之
曰甫學始舉於鄉也其仲生名之曰甫登始從政也
其季生名之曰甫政毅齋將冠其三子并問其字於
予予曰君子之學也以成其性學而不至於成性不
可以爲學子甫學曰子成要其終也學成而登庸登
者必以漸故登高必自卑字甫登曰子漸戒其驟也
登庸則漸以從政矣政者正也未有已不正而能正
人者字甫政曰子正反其本也毅齋起拜曰乾也既
承教豈獨以訓吾子

題湯太行

殿試策問下

壬戌

士之登名禮部而進于天子之廷者天子臨軒
而問之則錫之以制皆得受而歸藏之於廟以輝榮
其遭際之盛蓋今世士人皆爾也卅陽湯君某登弘
治進士方爲行人以其嘗所受之制屬某跋數

語於其下、嗟夫明試以言、自虞廷而然、乃言底可績、則三代之下、吾見亦罕矣。君之始進也、天子之所以咨之者、何如耶、而君之所以對之者、何如耶、夫矯言以求進、君之所不為也、已進而遂忘其言焉、又君之所不忍也、君於是乎朝夕焉、顧諟聖天子之明命、其將曰是、天子之所以咨詢我者也、始吾既如是、其對揚之矣、而今之所以持其身以事吾君者、其亦果如是耶、抑其亦未踐耶、夫伊尹之所以告成湯者、數言而終身踐之、木公之所以告武王者、數言而終身踐之、推其心也、君其志於伊尹之事乎、夫輝榮其一時之遭際、以跨世、君所不屑矣、不然、則是制也者、君之所以鑑也、昔人有惡形而惡鑑者、遇之則掩袂却走、君將掩袂却走之不暇、而又烏揭之焉、日以示人、其志於伊尹之事、奚疑哉、君其勉矣、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某亦嘗繆承明問、雖其所以對揚與其所以為志者、不可以望君、然亦何敢以忘自勗。

示徐中仁應試

丁卯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場、此亦人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於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

了者一本作
了了

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且得題意大槩了
即放膽下筆縱昧出處詞氣亦除曠今人入場有志
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為之病也夫心無二
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
寧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
雖或倖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
習調養蓋尋常不會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
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鷄初鳴即起盥櫛整
衣端坐陟數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
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謔浪或竟

後者一作抖

日偃卧如此是撓氣昏神長惰而召疾也豈攝養精
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
者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
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而言
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即起勿使昏睡既晚即
睡却勿久坐進場前兩日即不得翻閱書史雜亂心
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如
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充然滾滾若有所得勿便氣
輕意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之浸泓衍泛濫駁然
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閑坐時眾方囂然我獨淵然

然一本作默

中心融融自有真樂蓋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
游非吾子槩嘗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

龍塲生問答

戊辰

龍塲生問於陽明子曰夫子之言於朝侶也愛不忘
乎君也今者譴於是而汲汲於求去殆有所渝乎陽
明子曰吾今則有間矣今吾又病是以欲去也龍塲
生曰夫子之以病也則吾既聞命矣敢問其所以有
間何謂也昔為其貴而今為其賤昔處於內而今處
於外歟夫乘田委吏孔子嘗為之矣陽明子曰非是
之謂也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竊也今

吾不得為行道矣雖古之有祿仕未嘗奸其職也曰
牛羊茁壯會計當也今吾不無愧焉夫祿仕為貧也
而吾有先世之田力耕足以供朝夕子且以吾為道
乎以吾為貧乎龍塲生曰夫子之來也譴也非仕也
子於父母惟命之從臣之於君同也不曰事之如一
而可以拂之無乃為不恭乎陽明子曰吾之來也譴
也非仕也吾之譴也乃仕也非役也役者以力仕者
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吾萬里而至以承譴也
然猶有職守焉不得其職而去非以譴也君猶父母
事之如一固也不曰就養有方乎惟命之從而不以

道是妾婦之順、非所以爲恭也。龍塲生曰：聖人不敢忘天下賢者而皆去君、誰與爲國矣。曰：賢者則忘天下乎？夫出溺於波濤者、沒人之能也。陸者冒焉而胥溺矣。吾懼於胥溺也。龍塲生曰：吾聞賢者之有益於人也、惟所用無擇於小大焉。若是亦有所不利歟。曰：賢者之用於世也、行其義而已。義無不宜、無不利也。不得其宜、雖有廣業、君子不謂之利也。且吾聞之人各有能有不能、惟聖人而後無不能也。吾猶未得爲賢也。而子責我以聖人之事、固非其擬矣。曰：夫子不屑於用也。夫子而苟屑於用、蘭蕙榮於堂階而芬馨被於几席、桂葦之刈可以覆垣、草木之微則亦有然者。而况賢者乎。陽明子曰：蘭蕙榮於堂階也、而後芬馨被於几席、桂葦也、而後可刈以覆垣。今子將刈蘭蕙而責之以覆垣之用、子爲愛之耶、抑爲害之耶。

論元年春王正月

戊辰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是以爲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之爲說者、或以爲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爲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爲有據、而爲世所宗者、則以夫子

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厠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爲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之有遠於人情乎哉而儒者以爲是聖人之言而必求之於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於天非有變恠恍惚有目者之所睹而及其至也巧曆有所不能計精於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之爲而謂聖人爲之耶夫子嘗曰吾從厠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及古之道

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厠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爲從厠乎聖人一言世爲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厠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厠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軍公之稅畝秦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祓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讓隣之鷄而惡其

爲盜責人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於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爲之說以爲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爲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

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於殺人比於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憚者所不爲而謂聖人而爲此亦見其陰黨於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爲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爲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春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

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已何疑焉
况禮記稱正月七日日至而前漢律曆志武王伐紂
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度孟
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亦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
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為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
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為之證者
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
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其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
則冬可以為春乎曰何為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
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

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
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姤
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
之所係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
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為尤切而非謂其為
不可也曆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在夏
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
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
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
之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蓋推求聖言

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予言矣

書東齋風雨卷後

癸酉

悲言憂快之形於前初亦何常之有哉向之以爲愁苦流憂鬱之鄉而今以爲樂事者有矣向之歌舞歡愉

之地今過之而嘆息咨嗟泫然而泣下者有矣二者之相尋於無窮亦何以異於不能崇朝之風雨而顧執而留之於胸中無乃非達者之心歟吾觀東齋風雨之作固亦寫其一時之所感遇風止雨息而感遇之懷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猶諷咏嗟嘆於十年之後得無類於夢爲僕役覺而涕泣者歟夫其隱几於蓬窓之下聽芹波之春響而咏夜簷之寒聲自今言之但覺其有幽閒自得之趣殊不見其有所苦也借使東齋主人得特居顯要一旦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疇昔之懷當與今日何如哉然則錄而追咏之無亦

將有洒然而樂廓然而忘言者矣而和者以爲真有所苦而類爲箠楚不任之辭是又不可與言夢者而於東齋主人之意失之遠矣

書察院行臺壁

丁丑

正德丁丑三月奉命征漳寇駐軍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日夜民以爲未足四月戊午寇平旋師是日大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復雨登城南之樓以觀農事遂謁晦翁祠於水南覽七星之勝槩夕歸志其事於察院行臺

諭俗四條

丁丑

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嚮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叛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見人之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爲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爲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爲不善至死而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雙讐相報遂至破

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爲善人
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
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
已屬之他人讐家群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
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書佛郎機遺事

庚辰

見素林公聞寧濠之變即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銃
并抄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人多
道暍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冒暑晝夜行三千餘

里以遺予至則濠已就擒七日予發書爲之感激涕
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
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巧避者
鮮矣况已致其事而能急國患踰其家如公者乎
蓋公之忠誠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深
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嘗欲列其事
于朝顧非公之心也爲作佛郎機私詠君子之同聲
者將不能已於言耳矣

佛郎機誰所爲截取此干腸裹以鴟夷皮葺弘之血
爨不足睢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震驚百

里賊膽披徒請尚方劍空聞魯陽揮段公笏板不在
茲佛郎機誰所爲

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
贛時逆濠奸謀日稔遠近洶洶予思預爲之備而
濠黨伺覘左右揺手動足朝聞暮達以期雍官異
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與定議期
雍歸即陰募驍勇具械束裝部勒以俟予檄晨到
而期雍夕發故當濠之變外援之兵惟期雍先至
適當見素公書至之日距濠始事亦僅月有十九
日耳初予嘗使門人冀元亨者因講學說濠以君
臣大義或格其奸濠不懌已而滋怒遣人陰購宰
之冀辭予曰濠必反先生宜早計遂遁歸至是聞
變知予必起兵即日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
素公在莆陽周官上杭冀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
餘里乃皆同日而至事若有不偶然者輒附錄於
此聊以識予之耿耿云

題壽外母蟠桃園

庚辰

某之妻之母諸太夫人張今年壽八十二月二十
有二日其設悅辰也某縻於官守不能歸捧一觴於
堂下幕下之士有郭詡者因爲作王母蟠桃之圖以

獻夫王母蟠桃之說雖出於僊經異典未必其事之有無然今世之人多以之祝願其所親愛固亦古人岡陵松柏之意也吾從衆可乎遂用之以寄遙祝之私而詩以歌之云維彼蟠桃千歲一華夫人之壽茲維始葩維彼蟠桃千歲一實夫人之壽益堅孔碩維華維實厥根彌植維夫人孫子亦昌衍靡極

題夢槎奇遊詩卷

君子之學求盡吾心焉爾故其事親也求盡吾心之孝而非以爲孝也事君也求盡吾心之忠而非以爲忠也是故夙興夜寐非以爲勤也剴繁理劇非以爲

能也嫉邪祛蠹非以爲剛也規切諫諍非以爲直也臨難死義非以爲節也吾心有不盡焉是謂自欺其心心盡而後吾之心始自以爲快也惟夫求以自快吾心故凡富貴貧賤憂戚患難之來莫非吾所以致知求快之地苟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而莫非吾致知求快之地則亦寧有所謂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者足以動其中哉世之人徒知君子之於富貴貧賤憂戚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而皆以爲獨能人之所不可及不知君子之求以自快其心而已矣林君汝桓之名吾聞之益久然皆以爲聰明特達者也文章氣節

者也。今年夏聞君以直言被謫，果信其爲文章氣節者矣。又踰月，君取道錢塘，則以書來道其相愛念之厚，病不能一枉爲恨，且惓惓以聞道爲急，問學爲事。嗚呼！君益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寧可專以文章氣節稱之，已而郡守南君元善示予以夢槎竒遊卷，蓋京師士友贈君南行者，予讀之終篇，嘆曰：君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則將以求自快其心者也，則其奔走於郡縣之末也，猶其從容於部署之間也，則將地官郎之議國事，未嘗以爲抗，而徐聞丞之親民務，未嘗以爲瑣也，則夢槎未嘗以爲異，而南遊未嘗以

爲竒也。君子樂道人之善，則張大而從，史之是固贈行者之心乎？予亦以病不及與君一面，感君好學之篤，因論君子之所以爲學者，以爲君贈。

爲善最樂文

丁亥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然小人之得其欲也，吾亦但見其苦而已耳。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營營戚戚憂患終身，心勞而日拙，欲縱惡積以亡其生，烏在其爲樂也乎？若夫君子之爲善，則仰不愧，俯不忤，明無人非，幽無鬼責，優優蕩蕩，心逸日休，宗族稱其孝，鄉

黨稱其弟言而人莫不信行而人莫不悅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亦何樂如之妻弟諸用明積德為善有可用之才而不求仕人曰子獨不樂仕乎用明日為善最樂也因以四字扁其退居之軒率二子階陽日與鄉之俊彥讀書講學於其中已而二子學日有成登賢薦秀鄉人嘖嘖皆曰此亦為善最樂之效矣用明笑曰為善之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豈顧於得失榮辱之間而論之聞者心服僕夫治圃得一鏡以獻於用明刮土而視之背亦適有為善最樂四字坐客嘆異皆曰此用明為善之符誠若亦不偶然者也相與詠其事而來請於予以書之用以訓其子孫遂以勗夫鄉之後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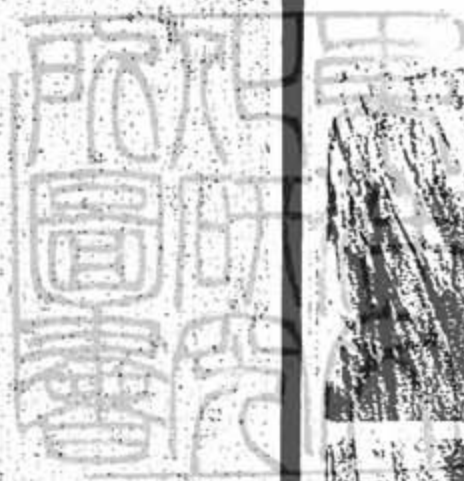
客座私祝

丁亥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母陷於非辟不願狂慥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真頑無耻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

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
請一覽教之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八



東洋書院藏